懲毖錄

禮

懲毖錄

一帙 六冊

懲毖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
者往往亦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壬
辰之禍慘矣浹旬之間三都失守八
方瓦解 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
也亦由 祖宗仁厚之澤固結於民
而思漢之心未已 聖上事大之誠
感動 皇極而存邢之師屢出不然
則殆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此懲

玆錄所以作也若余者以無似辱國
重任於流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顛不
扶罪死無赦尚視息田畝間爲逆性
命豈非寬典憂悸稍定每念前日事
未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閒中粗述其
耳目所逮者自壬辰至于戊戌總若
干言因以狀 啓疏劄文移及雜錄
附其後雖無可觀者亦皆當日事蹟

故不能去旣以寓畎畒惓惓顚忠之
意又以著愚臣報國無狀之罪云

懲毖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橘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弔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卽其一也後叔舟臨卒 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 成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 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爲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

薪為生一日國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為人招補軍伍勇力善鬬積功至大官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曰源氏為他人所弒秀吉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為一遂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蓋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令嚴不泄故　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傀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怪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

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睨視持
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泂享
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泂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
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間百無所
憂而猶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
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
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亾矣紀綱已毀不亾何
待及還 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
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廣與其兄
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地

故爲秀吉所害云

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旣殺橘康廣令義智來求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壻也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海道爲辭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便欲使我無辭以拒因又窺覘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朝議依違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大源捕得生口言

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寇 朝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誠否使館客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卽遣平調信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獻 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廐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內以次進爵時余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爲大提學將撰國書 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 朝講知事邊協等亦 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

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 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筬爲書狀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鳥銃槍刀等物 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平調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浪古耶至七月二十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處留滯故

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
臣已在座義智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
馬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 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
不可受此宴卽起出許筬等繼出義智歸咎於擔轎
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誠一待之加禮
望見下馬到其國館於大刹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
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卽受國書前後
留館五月始傳 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
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或稱博
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

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笳角前導陞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皺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無

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
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
一曰吾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受命於草莽
同允吉懼見留遽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
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
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釜山馳 啓
情形以爲必有兵禍既復 命 上引見而問之允
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搖動人
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
君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

倭終不動但貴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余謂當卽具 奏聞
天朝首相以爲恐 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
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
嘗因我求貢 中國卽據實 奏聞 天朝降勑回諭
前事已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 奏於大義不可況賊
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 奏聞而 天朝反疑我國
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 朝廷多是
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 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
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

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 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籍籍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賫 奏臺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睟爲慶尙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先覺爲忠淸監司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尙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淸道三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尙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旣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爲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陜川人貽書余言築

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必倭之不能渡其亦踈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弘文館亦上劄論之然兩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衆爲務如晉州城本據險可守至是以爲小移東面下就平地其後賊由此入城城遂不保大抵城以堅小爲貴而猶恐其不廣亦時論然也至於軍政之本擇將之要組練之方百不一擧以至於敗

擢井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舜臣有膽略善騎射嘗爲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

討誘致叛胡于乙其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巡察使鄭彥信令舜臣護鹿屯島屯田一日大霧軍人盡出收禾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集舜臣閉柵門自以柳葉箭從柵內連射賊數十墮馬虜驚駭退走舜臣開門單騎大呼逐之虜衆大奔盡奪所掠而還然朝無推挽者登第十餘年不調始為井邑縣監是時倭聲日急 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帥者余舉舜臣遂自井邑超拜水使人或疑其驟時在朝武將中惟申砬李鎰最有名慶尚右兵使曺大坤年老無勇衆憂不堪閫寄余於 經席啓請以鎰代大

坤兵曹判書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余
再 啓曰凡事貴預況治兵禦賊尤不可猝辨一朝
有變鎰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預備待
變庶或有益不然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
道形勢又不識軍士勇㥘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
不答余又出備邊司與諸人議 啓請修 祖宗鎮
管之法大略以為國初各道軍兵皆分屬鎮管有事
則鎮管統率屬邑鱗次整頓以待主將號令以慶尚
道言之則金海大丘尚州慶州安東晉州是為六鎮
管脫有敵兵一鎮之軍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

守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金秀文在全羅道始改分軍法割道內諸邑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帥及本道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略諸道皆效之於是鎭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則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於原野之中以待將帥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一潰難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與爲戰不如更修 朝宗鎭管之制平時易於訓鍊有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不至於土崩瓦解於事爲便事下本道慶尙監司

金睟以爲制勝方略行用已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淸全羅道
砬往京畿黃海道皆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槍刀而
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禦長策砬素有殘暴
之名所至殺人立威守令畏之發民治道供帳極侈
雖大臣之行不如也旣復　命四月一日砬來見余
于私第余問早晩有變公當任之公料今日賊勢難
易如何砬甚輕之以爲不足憂余曰不然往者倭但
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砬遽曰雖有
鳥銃豈能盡中余曰國家昇平久士卒怯弱果然有

急極難支吾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還收拾未可知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省悟而去蓋砬於癸未爲穩城府使叛胡圍鍾城砬馳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虜解去 朝廷以砬才堪大將陞爲北兵使平安兵使未久階資憲至欲以爲兵曹判書意氣方銳正如趙括輕秦略無臨事而懼之意識者憂焉

遞慶尚右兵使曹大坤 特旨以承旨金誠一代之備邊司 啓誠一儒臣也不合此時邊帥之任 不允誠一遂拜辭而行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釜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

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鉤察情形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絶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不復問而調信玄蘇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爲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

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釜山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稍入歸一館幾空人怪之是日倭船自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絶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棄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珏聞聲息自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珏惟撓失措託言欲在外犄角出城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珏不從十

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晋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鵲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晋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李珏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一夜四五驚珏乘曉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外麥禾塡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草溪郡守李惟儉先

道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金睟初在晉州聞變馳
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
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爲
矣龍宮縣監禹伏龍領邑軍赴兵營食於川路邊有
河陽軍數百屬防禦使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
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河陽軍出兵使公文示之方
自辨伏龍目其軍圍而殺之皆盡積尸滿野巡察使
以功 聞伏龍爲通政代鄭熙績爲安東府使後河
陽人孤兒寡妻每逢使臣之來遮馬首號冤伏龍有
時名故無伸理者云

十七日早朝邊報始至乃左水使朴泓狀　啓也大
臣備邊司會賓廳請對　不許即　啓請以李鎰爲
巡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爲
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爲
助防將守鳥嶺以慶州府尹尹仁涵儒臣懦㤼起復
前江界府使邊應星爲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
去俄而釜山陷報又至時釜山受圍人不能通泓狀
啓但云登高以望赤旗滿城中以此知城陷李鎰欲
率京中精兵三百名去取兵曹選兵案視之皆閭閻
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點閱儒生具冠服持

試卷吏戴平頂巾自愬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
鎰受 命三日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
隨後領去余 啓兵曹判書洪汝諄不能治任且軍
士多怨可遞於是金應南代爲判書沈忠謙爲參判
臺諫 啓請宜使大臣爲體察使檢督諸將首相以
余應 命余請以金應南爲副以前義州牧使金汝
岉有武略時汝岉坐事繫獄 啓請貸罪自隨募武
士可堪裨將者得八十餘人既而急報絡繹聞賊鋒
已過密陽大丘將近嶺下余謂應南及申砬曰寇深
事已急矣將若之何砬曰鎰以孤軍在前而無後繼

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爲鎰
策應耶觀砬意欲自行援鎰余與應南請對 啓如
砬言 上即召申砬問之遂以砬爲都巡邊使砬出
闕門外自行招募武士無願從者時余在中樞府治
行事砬至余所見階庭間應募者簇立色甚怒指金
判書謂余曰如此公者大監帶去安用小人願爲副
使而去余知砬怒武士不從己笑曰同是國事何分
彼此令公既行急吾所得軍官可先帶行吾當別募
隨行因以軍官單子授之砬遂回顧庭中武士曰來
乃引之而出諸人皆憮然而去金汝岉亦同去意甚

不樂砬臨行 上引見賜寶劒曰李鎰以下不用命
者用此劒砬辭出又詣賓廳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
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到龍仁 啓事狀中不署
其名人或疑其心亂
逮慶尚右兵使金誠一下獄未至還以爲招諭使以
咸安郡守柳崇仁爲兵使初誠一到尚州聞賊已犯
境晝夜馳赴本營遇曹大坤於路中交印節時賊已
陷金海分掠右道諸邑誠一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
一下馬踞胡床不動呼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
可見賊先退有一賊着金假面揮刃突進宗仁馳馬

而出一箭迎射殪之諸賊却走不敢前誠一收名離散移檄郡縣以爲牽綴之計 上以誠一前使日本言賊未易至解人心誤國事 命遣義禁府都事拿來事將不測監司金睟聞誠一被逮出別於路上誠一辭氣慷慨無一語及己事惟勉睟以盡力討賊老吏河自溶歎曰己死之不恤而惟 國事是憂眞忠臣也誠一行至稷山 上怒霽且知誠一得本道士民心 命赦其罪爲右道招諭使使諭道內人民起兵討賊時柳崇仁有戰功故超拜兵使

以僉知金玏爲慶尚左道安集使時監司金睟在右

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棄官逃走民心解散　朝廷聞之以金玏榮川人詳知本道民情可以安集故白遣之玏旣至左道之民始聞朝廷之令稍稍還集榮川豐基二邑賊幸不至而義兵頗起云

賊陷尚州巡邊使李鎰兵敗奔還忠州初慶尚道巡察使金睟聞賊變卽依方略分軍移文列邑各率所屬屯聚信地以待京將之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其軍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旣數日巡邊使未及來而賊漸近衆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裝沾濕糧餉

不繼夜中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入聞慶縣中已空不見一人自發倉穀餉所率人而過歷咸昌至尚州牧使金澥託以支待巡邊使于出站逃入山中獨判官權吉守邑鎰以無兵責吉曳之庭欲斬之吉哀告願自出招呼達夜搜索村落閒詰朝得數百人以至皆農民也鎰留尚州一日發倉開糶誘出散民從山谷中介介而來又數百餘人倉卒編伍為軍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善山暮有開寧縣人來報賊近鎰以為惑衆將斬之其人呼曰願姑囚我明早賊未至死未晩也是夜賊兵屯長川距尚州二十

里而鎰軍無斥候故賊來不知翌朝鎰猶謂無賊出開寧人扵獄斬以徇衆因率所得民軍合京來將士僅八九百習陣于州北川邊依山爲陣陣中立大將旗鎰被甲立馬大旗下從事官尹暹朴篪及判官權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皆下馬在鎰馬後有頃有數人從林木間出徘徊眺望而回衆疑爲賊候而懲開寧人不敢告旣又望見城中數處煙起鎰始使軍官一人往探軍官跨馬二驛卒執鞚緩緩去倭先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墜馬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至以鳥銃十餘衛之中者卽斃鎰急呼軍人

發射矢數十步輒墜不能傷賊賊已分出左右翼持旗幟繞軍後圍抱而來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大亂各自逃命得脫者無幾從事以下未及上馬者悉爲賊所害賊追鎰急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體而走到聞慶索紙筆馳 啓敗狀欲退守鳥嶺聞申砬在忠州遂趨忠州

以右相李陽元爲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琇爲京城左右衛將商山君朴忠侃爲京城巡檢使使修都城起復金命元爲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洶洶 內間有去邠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到

賓廳與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觀者疑之蓋首相時爲司僕提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於掌中書立馬求康門內六字示我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 不允宗親聚 閤門外痛哭請勿棄城領府事金貴榮尤憤憤與諸大臣入對請固守京城且曰倡議棄城者乃小人也 上教曰 宗社在此予將何適衆遂退然事不可爲矣抄發坊里民及公私賤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計堞三萬餘而守城人口僅七千率皆烏合皆有縋城逃散之心上番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吏相與爲奸受賂私放者甚多官員不問去留臨急皆不

可用軍政解弛一至於此

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 從之

遣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尚州之敗有倭學通事景應舜者在李鎰軍中爲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舜出送且曰在東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 郡守即李彦誠自賊中回而畏得罪自云逃來隱其書不傳故朝廷不知也 朝鮮若有意講和可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蓋德馨往年嘗爲宣慰使接待倭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自請行令禮曹

義答書挾應舜而去德馨在道聞忠州已陷先使應舜往探應舜爲賊將清正所殺

德馨遂從中路還復命於平壤

熒惑犯南斗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援京師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爲平安道都巡察使知事崔興源爲黃海道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西狩之議而元翼曾爲安州牧使興源爲黃海監司皆有惠政爲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諭軍民以備

巡幸

賊兵入忠州申砬迎戰敗績而死諸軍大潰砬至忠州忠清道郡縣兵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鳥嶺聞

鎰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鎰邊璣等俱到忠州棄險
不守號令煩擾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賊已
踰嶺乃二十七日初昏也砬忽跳出城軍中擾擾不
知砬所在夜深潛還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斬
之狀 啓猶云賊未離尙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
也因率軍出陣于彈琴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
田水草交雜不便馳驅少頃賊從丹月驛分路而至
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
塵埃接天砬不知所爲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
入還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

下金汝岉亦死亂兵中李鎰從東邊山谷間脫走初
朝廷聞賊兵盛憂李鎰獨力難支以申砬一時名將
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將協勢庶幾捍賊
計未失也不幸本道水陸將皆怯懦其在海中也左
水使朴泓一兵不出右水使元均雖水路稍遠所領
舟艦既多且賊兵非一日俱至可悉衆前進耀兵相
持幸而一捷則賊當有後顧慮未必遽深入而乃望
風遠避不一交兵及賊登陸左右兵使李玨曹大坤
或道或遁賊鳴鼓橫行路數百里無人之地晝夜北
上無一處敢闘語以緩其勢者不十日已至尙州李

鎰客將無軍卒與相角勢固不敵砬未至忠州而鎰
先敗進退失據事是以大謬嗚呼痛哉後聞賊入尚
州猶以過險爲憚聞慶縣南十餘里有古城曰姑母
據左右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大川路出其下賊
恐有守兵使人再三覘覘知無兵乃歌舞而過云其
後天將李提督如松追賊過鳥嶺歎曰有險如此而
不知守申總兵可謂無謀矣蓋砬雖輕銳得時名籌
略非其所長古人云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今雖悔
之無及猶可爲後日之戒故備著云
四月三十日曉 車駕西巡申砬既去都人日望捷

報前日夕有氈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内人爭問
軍前消息答曰我乃巡邊使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
敗死於忠州諸軍大潰俺等脫身獨來欲歸報家人
避兵耳聞者大驚所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震
初昏 召宰執議出避 上御東廂地坐張燈燭宗
室河源君河陵君等侍坐大臣 啓事勢至此 車
駕暫出幸平壤請兵 天朝以圖收復掌令權悏請
對造膝大聲呼請固守京城語囂甚余謂曰雖危亂
之際君臣之禮不可如是可少退以 啓悏連呼曰
左相亦爲此言耶然則京城可棄乎余 啓曰權悏

言甚悤偯事勢不得不然因請分遣　王子諸道使
呼名勤王　世子隨駕定議大臣出在　閤門外得
旨臨海君可往咸鏡道領府事金貴榮漆溪君尹卓
然從順和君可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彧護軍黃赫
同知李墍從蓋赫女爲順和夫人而李墍爲原州人
故并遣之時右相爲留將領相并宰臣數十人以扈
從點出余無所命政院　啓扈從不可無柳某於是
令扈行內醫趙英璇政院吏申德潾十餘人大呼言
京都不可棄俄而李鎰狀　啓至而宮中衛士盡散
更漏不鳴得火炬於宣傳官廳發狀　啓讀之內云

賊今明日當入都城狀入良久 駕出三廳禁軍奔竄昏黑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前余認之責令扈從 貴壽曰敢不盡力并呼其類二人而至過景福宮前市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員李守謙執余馬鞚問曰院中文書當如何余令收拾甚緊關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回視城中南大門內大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至石橋雨作京畿監司權徵追至扈 從至碧蹄驛雨甚一行皆沾濕 上入驛少頃卽出衆官自此多還入都城者侍從臺諫往往多落後不至過惠陰

嶺雨如注宮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有人在田間望之痛哭曰 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而生也至臨津雨不止 上御舟中 召首相及臣入對旣渡已向昏不能辨色臨津南麓舊有丞廳恐賊取材作桴筏以濟 命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而行初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淵以支待差使員在其處略設 御廚扈衛人終日飢來亂入廚中搶奪以食將闕 上供晉孝淵懼而逃五月初一日朝 引見大臣問南方巡察使有能勤王者否日晚 乘輿欲發向開城而京畿吏卒

逃散無危衛人適遇黃海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將八
援瑞興府使南嶷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十匹以
此始發臨行司鑰崔彥俊出曰宮中人昨日不食今
又未食得少米饒飢可行索南嶷軍人所持糧雜大
小米二三斗以八午至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幕
於路中以迎之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開城府 御南
門外公署臺諫交章劾首相交結誤國等罪 不允
二日臺諫仍 啓首相罷余陞爲之崔興源爲左相
尹斗壽爲右相咸鏡北道兵使申硈遞來是日午
上御南城門樓慰諭人民有 旨令各陳所懷有一

入出行俯伏問何言對曰願召鄭政丞蓋鄭澈時竄
在江界故云然 上曰知道即 命召澈赴 行在
夕還宮余以罪罷俞泓爲右相崔興源尹斗壽以次
而進聞賊尚未至京城衆議皆咎去邠之失使承旨
申磼還入京城察形勢初三日賊入京城留都將李
陽元元帥金命元皆走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
路由梁山密陽淸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鎰
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
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中路
兵合踰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

江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向京畿旌旗劒戟千里相連炮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六十里皆據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器火炮器械于江中變服以逃從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聞漢江軍已散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楊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北岸與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吉檄召元

豪歸本道賊毁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為長筏
以渡中流為水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去江上無一
守者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城城中之
民先已散去無一人矣金命元既失漢江欲向　行
在至臨津狀　啓言狀　命更徵京畿黃海兵守臨
津且命申硈同守以遏賊西下之路是日　車駕發
開城次于金郊驛命雖罷散不敢後從行四日　車
駕過興義金巖平山府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時倉
卒留　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泣　啓
不當委神主於賊所於是達夜馳至開城奉還云五

日　車駕過安城龍泉劒水驛次于鳳山郡六日進
次黃州七日過中和八平壤
三道巡察使之軍潰於龍仁初全羅道巡察使李洸
率本道兵入援聞　車駕西狩京城已陷收兵還全
州道內人咎洸不戰而回多憤惋不平者洸不自安
更調兵與忠淸道巡察使尹國馨合軍而進慶尙巡
察使金睟亦自其道率軍官數十餘人來會兵總五
萬餘至龍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小壘洸易之先
使勇士白光彥李時禮等嘗賊光彥等率先鋒登山
去賊壘十餘步下馬發射賊不出日晩賊見光彥等

稍解發白刃大呼突出光彦等倉皇索馬欲走不及皆爲賊所害諸軍聞之震懼時三巡察皆文人不閑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不一且不據險設備眞古人所謂軍行如春遊安得不敗者也明日賊知我軍心怯數人揮刃賈勇而前三道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委棄軍資器械無數塞路人不能行賊悉聚而焚之洸還全羅國馨還公州晬還慶尚右道

副元帥申恪與賊戰于楊州敗之斬首六十餘級遣宣傳官卽軍中斬之恪初從金命元爲副漢江之潰恪不從命元隨李陽元于楊州時咸鏡南道兵使李

渾兵適至恪合兵遇賊自京城出散掠閭閻邀擊破之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踊躍金命元在臨津狀 啓恪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遽請誅之宣傳官旣行而捷報至 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武人而素淸愼嘗爲延安府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後李廷馣守延安全城人以爲恪之功死非其罪且有九十歲老母聞者莫不痛之遣知事韓應寅帥平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擊賊令勿受金命元節制時應寅赴京新回尹左相言於衆曰斯人狀貌有福氣必能辦事遂行

韓應寅金命元之師潰于臨津賊渡江初命元在臨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斂江中船隻悉在北岸賊結陣于臨津南無船可渡但出遊兵隔江交戰相持十餘日賊終不能渡一日賊焚江上廬幕撤帷帳載軍器爲退遁狀以誘我軍申硈素輕銳無謀以爲賊實遁欲渡江追躡京畿監司權徵與硈合命元不能禁是日應寅亦至將悉衆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兒與北虜近備諳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罷弊尚未食器械未整後軍亦未齊到且賊之情僞未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進戰應寅以爲逗遛斬數

命元以應寅新自朝廷來且令勿受巳節制故雖知不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進申砬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爲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渡我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一時俱起諸軍奔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數人爲賊所害申砬亦死軍士奔至江岸不得渡從巖石上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從後奮長刀斫之皆匍匐受刃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江北望之喪氣商山君朴忠侃適在軍中騎馬先走衆望之

以爲命元皆呼曰元帥去矣諸守灘軍應聲皆散命
元應寅還 行在朝廷不問京畿監司權徵入加平
郡避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可復止矣
賊兵入咸鏡道兩 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
彧黃赫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
執南兵使李渾走至甲山爲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
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爲賊將淸
正所得因隨淸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
北道事頗詳淸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鬪與平行長
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所向

未涉二賊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二人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卽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鎭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行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必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

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炮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濘中賊追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逃入鏡城遂被擒兩 王子臨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 王子會寧吏鞠景仁率其類叛先縛 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桼溪君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潛入別害堡同知李墍不從 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

以爲文官防禁以懈衆立兼間脫走還　行在李鎰至平壤鎰旣敗于忠州渡江入江原道界輾轉至　行在時諸將自京城南下或走或死無一人危駕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懼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奔敗之餘而入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旣屢敗竄荊棘中戴平凉子穿白布衫草屨而至形容憔悴觀者歎息余語之曰此處人將倚君爲重而槁枯如此何以慰衆索行橐得藍色紗帖裏與之於是諸宰或與騣笠或與銀頂子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靴與之者猶著草屨余笑曰錦衣草屨不相稱矣左

右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探報賊已至鳳山余謂尹相曰賊之斥候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下江水歧而爲二水淺可涉萬一賊得我民嚮導而暗渡猝至則城危矣何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公曰然卽遣鎰時鎰所率江原道軍僅數十餘人鎰以他軍鎰坐含毬門點兵不卽行余念事急遣人視之猶在門上余連語尹公使催之鎰始去旣出城無指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乃胤自外來問之使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岸賊兵來聚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

注

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 廟社位版幷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 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 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 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曰既欲棄城何故紿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至宮門亂民塞街皆袒臂持兵杖遇入輒擊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亂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

其中有年長多鬚髯者以手招之其人卽至乃土官也
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顧 車駕出城爲國
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 宮門事甚可
駭且 朝廷方 啓請堅守 上已許之汝輩何事
乃爾觀汝貌㨾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衆人而退
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救也其人卽棄杖斂手
曰小民聞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
人雖迷劣胷中卽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此朝
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 閤力
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

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末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近中原地方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救猶可以藉以卻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劒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爲守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夕召監司宋言愼責以不能鎭定亂民言愼摘發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同門內餘皆散去時已定出城而不知所適朝臣多言

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蓋是時賊兵已犯咸鏡道而道路不通且無報變者故 朝廷不知也於是以同知李希得曾爲永興府使有恵政得民心以爲咸鏡道巡檢使兵曹佐郎金義元爲從事官 往北道而内殿及宮嬪以下先出向北臣固爭曰 車駕西狩本欲倚仗 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于 天朝而顧深入北道中間賊兵限隔 天朝聲問亦無可通之路況望恢復乎且賊散出諸道安知北道必無賊兵若不幸既入其處而賊兵隨至則他無去路只有北虜而已何處可依其爲危迫不亦甚乎今朝臣

注

家屬多避亂于北道故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亦聞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咸鏡之間臣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懇陳耳因嗚咽流涕 上惻然曰卿母安在予之故矣旣退知事韓準又獨請對力言向北之便於是 中殿遂向咸鏡道

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插江沙上令火炮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款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開見余曰開見何妨開

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閤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大槩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六月十一日　車駕出平壤向寧邊大臣崔興源俞泓鄭澈等　扈從左相與金元帥李巡察元翼留守平壤余亦以接待唐將留是日賊攻城左相元帥

巡察及余在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言愼守大同城門樓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等守長慶門城中士卒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部伍不明城上人或踈或密或人上有人肩背相磨或連數堞無一人散掛衣服於乙密臺近處松樹間名曰疑兵隔江望賊兵亦不甚多東大院岸上排作一字陣列竪紅白旗如我國挽章樣出十餘騎向羊角島入江中水没馬腹皆按轡列立示將渡江之狀其餘往來江上者或一二或三四荷大劒日光下射閃閃如電或云非眞劒以木爲之沃以白鑞以眩

人眼者然遠不可辨又六七賊持鳥銃到江邊向城放聲響甚壯丸過江入城遠者入大同館散落瓦上幾千餘步或中城樓柱深入數寸有紅衣賊見練光亭上諸公會坐知爲將帥挾鳥銃邪睨漸進至沙渚上放丸中亭上二人然遠故不重傷余令軍官姜士益從防牌內以片箭射之矢及沙上賊逡巡而卻元帥發善射者乘俵船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我軍從船上發玄字銃火箭如椽過江倭衆仰視皆呼噪而散箭落地爭聚觀之是日以不卽整兵船斬工房吏一人時久不雨江水日縮曾分遣宰臣禱

雨檀君箕子東明王廟猶不雨余謂尹相曰此處水淺無船賊終不能渡惟水上多淺灘早晩賊必由此渡渡則城不可守何不嚴備金元帥性緩但曰已令李潤德守之矣余曰潤德輩何可倚仗指李巡察曰公等會坐一處如宴集無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白若令往見敢不盡力於是尹相謂李白公可往李起出余時承 命只應接唐將不參軍務默念必敗不如早迎唐將於中路速進一步來救庶可有濟日暮遂與從事官洪宗祿辛慶晉出城夜渡到順安路中逢李陽元從事官金廷睦自淮陽來聞賊兵至

鐵嶺矣明日過肅川至安州遼東鎮撫林世祿又來
接受咨文送 行在翌日聞 車駕已離寧邊次博
川余馳詣博川 上御東軒引見臣問平壤可守乎
臣對曰人心頗固似可守但援兵不可不速進故臣
爲此以來欲迎著 天兵請速馳援而至今未見兵
至茲以爲悶 上手取尹斗壽狀 啓示臣曰昨日
已令老弱出城云人心必搖何以能守臣對曰誠如
聖慮臣在彼時未見此事大槩觀其處形勢賊必由
淺灘以渡宜多布菱鐵於水中以備之 上使問此
縣亦有菱鐵否對有數千介 上曰急募人送之平

襄臣又 啓曰平壤以西江西龍岡甑山咸從等邑
糧穀多入民衆聞賊兵已近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
侍從一人自此馳去鎭撫之且收兵爲平壤繼援使
上曰誰人可去對曰兵曹正郎李幼澄有計慮可遣
又 啓臣事急不可遲滯當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
爲期遂辭退出見李幼澄言 上前所達幼澄愕然
曰此乃賊藪何可進余責之曰食祿不避難臣子之
義今 國事危急如此雖湯火不可避顧以此一行
爲難乎幼澄默然有恨色余旣拜辭出至大定江邊
日已平西矣回望廣通院野有散卒絡繹而來疑平

壤失守使軍官數輩馳往收之得十九人而至乃義州龍川等處之軍而往平壤守江灘者也言昨日賊已從王城灘渡江江上軍潰兵使李潤德逃走命大駕卽於路中爲書狀遣軍官崔允元馳報 行在夜入嘉山郡是日夕 內殿至博川蓋在路聞賊兵已入北道故不前而回通川郡守鄭逑遣使進物膳

平壤陷 車駕次于嘉山 東宮奉 廟社主自博川入山郡初賊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爲幕既累日不得渡江[illegible]備頗怠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爲可乘夜掩襲抄擇精兵使高彦伯等領之從浮

碧樓下綾羅渡濟以船渡軍初約三更舉事失時刻既渡已昧爽矣見諸幕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賊驚擾我軍多射殺賊士兵任旭景先登力戰爲賊所害奪賊馬三百餘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退走還趨船船上人見賊已迫後中流不敢艤船淹死者甚衆餘軍又從王城灘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可涉是日暮擧衆由灘以濟我軍守灘者不敢發一矢皆散走賊既渡猶疑城中有備遲回不前是夜尹斗壽金命元開城門盡出城中人沉軍器火炮于風月樓池水中斗壽等由普通門而出至順安賊無追

躅者從事官金信元獨出大同門乘船順流向江西
明日賊至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
入城始 車駕至平壤廷議皆以糧餉爲憂盡取列
邑田稅輸到平壤及城陷幷本倉穀十餘萬石皆爲
賊所有時余狀報至博川又巡察使李元翼從事官
李好閔亦自平壤來言賊渡江狀夜 車駕及 內
殿發向嘉山 命 世子奉 廟社別由他路使之
收名四方以圖興復分臣僚從行領議政崔興源以
命從世子右議政俞泓亦自請隨 世子 上不
答 駕旣出泓伏路邊辭去內官屢 啓右相俞泓

請辭 上終不答泓遂從 東宮時尹斗壽在平壤
未還 行在無大臣惟鄭澈以舊相從一一駕至嘉山
已五鼓矣
車駕次于定州自 駕出平壤人心崩潰所過亂
民輒入倉庫搶掠穀物順安肅川安州寧邊博川以
次皆敗是日 駕發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曰此郡
糧穀頗優官廳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 天兵
不幸事至於此公若以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不然
亂作小人亦不敢留此將向海邊躲避矣時信謙已
不能令其下矣獨余所帶軍官六人及路中所收潰

卒十九人余約束使之自隨故各帶弓箭在傍信謙欲藉此自護故云然余不忍遽發以坐大門日已過午更念無　上命而擅留不行於義未安遂與信謙別行上曉星嶺回望嘉山則郡中已亂矣信謙盡失倉穀而逃翌日　車駕出定州向宣川　命臣留定州州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鶴松等數人在城中而已余伏路邊送　駕出城掩泣坐延薰樓下軍官數人在左右階下所收潰卒十九人猶不去繫馬路邊柳木相環而坐向晚見南門有執杖者自外連絡而來向左邊去使軍官視之聚於倉下者已數百人

念已所率寡弱若亂民益多而與之爭鬪則難制不
如先攻弱者使之驚散爲可於是視城門又有繼至
者十餘人余急呼軍官從十九卒馳捕之其人望見
奔走追及捕九人而至即令披髮反接而赤脫之徇
于倉邊道路十餘卒隨其後大呼曰掄掬倉賊將行
刑梟首城中人見之於是已聚倉下者望而惶駭悉
從西門散去由是定州倉穀僅全而龍川宣川鐵山
等邑怯倉者亦絶定州判官金榮一武人也自平壤
奔還置其妻子於海邊偷出倉穀欲送之余聞而數
之曰汝爲武將敗軍不死其罪可誅又敢偷出官穀

耶此穀將餉 天兵非汝所得私者杖之六十旣而
尹左相金元帥武將李薲等自平壤皆至定州 上
出定州時有 命左相若來亦留駐定州及尹至余
傳 上命尹不答直向 行在余亦留金命元李薲
等守定州追及 乘輿於龍川時郡邑人民聞平壤
陷意賊隨後至盡竄山谷路上不見一人聞江邊列邑
如江界等地皆然余行至郭山山城下見有岐路問
下卒曰此向何處路曰此走龜城路也余駐馬呼從
事官洪宗祿曰沿途倉儲一空 天兵雖來何以接
濟此間惟龜城一邑儲峙頗優而亦聞吏民盡散輸

運無策君久在龜城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必有來見欲聞賊勢者君從此急去龜城諭之曰賊入平壤尚不出　天兵方大至收復不遠所患一路糧餉不足耳爾輩無論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運軍糧不乏軍興則後日必有重賞若此則庶幾同心協力輸到定州嘉山可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分路而去余自向龍川蓋宗祿坐己丑獄謫在龜城　車駕至平壤後始收叙爲司饔正爲人忠實有忘身徇國不避夷險之志

車駕至義州　天將參將戴朝弁游擊將軍史儒各領

一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
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
我國有賊變卽 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爲
賊向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點在
玉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卽號
慟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 奏發二枝兵
往衛 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崑
壽繼至尚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
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
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江事之危急如此

故至欲內附幸賊旣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
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
收拾餘燼遵迎 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
人力之所及也
七月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報先至時
余病痔苦甚臥不能起 上命左相出治沿道軍食
余使從事辛慶晉 啓曰 行在時任大臣只有斗
壽一人不可出臣已受接待唐將之 命雖病猶可
自力一行 上許之初七日力疾詣 行宮拜辭蒙
引對匍匐以入 啓曰一路自所串以南至定州嘉

山則五千兵經過時一二日食可辦安州肅川順安
三邑蕩無所儲　天兵過此宜先持三日糧以備安
州以南之食若兵至平壤即日收復則城中粟多可
以接濟雖圍城累日平壤西三縣穀亦可竭力輸到
軍前不至闕乏此等曲折請令在此諸臣與唐將相
議濶狹相濟便宜施行　上曰然既出　內賜熊膽
臘藥內醫院僕龍雲者送余于城門外五里痛哭余
登齋前門嶺哭聲猶聞夕至所串驛吏卒逃散不見形
影使軍官往搜村落間得數人而至余勉諭曰　國
家平日撫養汝輩用在今日何忍逃避且　天兵方

至國事亞急此乃汝輩效勞立功之秋也因出空冊
子一卷先書來見者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考第
功勞 啓聞論賞其不在此錄者事定一一查覈行
罰不可免也既而來者相續皆曰小人因事豈
敢避役願書名于冊余知人心可合即移文各處使
例置考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令
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設釜鼎數日之間凡
事稍集余以為亂離之際不可用急但至誠曉諭未
嘗鞭撻一人進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馬
豆及小米到定州糧出者已二千餘石矣余猶以安

州以後爲最適忠淸道牙山倉稅米全一千二百石
載船將向 行在到泊於定州立邑余喜甚卽馳
啓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贊中興之運請幷取以
補軍餉令守門將姜士雄馳去立邑分運二百石定
州二百石嘉山八百石於安州安州則以近賊姑令
停船水中以待之宣沙浦僉使張佑成造大定江浮
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擬渡 天兵余
前往安州調度時賊入平壤久不出巡察使李元翼
與兵使李薲駐順安都元帥金命元在肅川余在安
州

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爲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擧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 天兵從七星門入城内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亂發鳥銃史遊擊中丸卽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軍陷泥潦中不能自拔者悉爲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譯

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亭蓋承訓戰敗膽慴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如此余使辛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餼承訓畱控江亭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　啓請仍畱安州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

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船百餘艘及火
炮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
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
皆潰英男諫曰公受　命爲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
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
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
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　朝廷之命豈宜擅自越境
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
坐船頭望見痛哭旣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幷約
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

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旣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船撞着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櫂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炮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大炮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氈圍其外亦爲大炮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

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
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
舜臣談笑自若捷聞 朝廷大喜 上欲加舜臣以
一品言者以爲太濫陞正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
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
海來未知 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
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
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淸以及黃海平安沿
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
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 天兵從陸路來援

以致卻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
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前義禁府都事曹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
有志行爲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教授生徒以得
食幾二十餘年厲操愈堅 車駕至平壤赦其罪召
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
平壤旣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 行在余遇
於良策驛語之曰 天兵將至子毋往義州可還江
東仍行召募與 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
余遂狀 啓其由爲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

好益去聚兵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好益
書生不閑弓馬徒以忠義激厲士心冬至日率其士
卒望　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一
賊兵犯全羅道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力
戰死之時賊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湛應井等禦之
於熊嶺爲木柵橫斷山路督將士終日大戰射殺賊
兵無筭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
軍遂潰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州人前典籍李廷
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賊精銳多死於熊嶺氣已索
監司李洸又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列

炬滿山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能嶺
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立木其上書曰吊朝鮮
國忠肝義膽盖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薲等率兵進
攻平壤不利而退時元翼與薲將數千人往順安別
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
十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
以爲犄角之勢是日元翼等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
先鋒射中二十餘賊既而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
力之士多折傷遂還屯順安

九月 天朝游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
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攻一虎之語羊喻 天兵虎
以自詑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
本浙民石尚書以爲素諳倭情假游擊將軍號出送
旣至順安馳書倭將以 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
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
人人惴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
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
其書卽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
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

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
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劒戟如雪
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羣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
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馳問且曰大
人在白刃中顔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
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
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 聖
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無得出平壤西北
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鬭乃於地界
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沈岱出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
變後常憤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
京畿監司從 行朝赴任所路出安州見余于百祥
樓上語國難慨然觀其意直欲親犯矢石以角賊余
戒之曰古人不云乎耕當問奴君書生臨陣終非所
能其處有楊州牧使高彥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
軍兵使彥伯將之可有功愼勿自將也岱唯唯而不
甚然之余又見其孤行入賊中分軍官善射者義州
人張某與俱岱既去數月間每有京畿人 啓事
行朝經過安州者未嘗不致書問余也余輒親問其

入京畿賊勢及監司何爲對曰畿甸創殘甚他道賊
日出焚掠無乾淨地前監司及守令以下悉從深僻
處躱避減去儀從微服潛行或屢遷徙不定厥居以
防賊患今監司殊不畏賊每巡行先文知委如平日
建旗鳴角而行余聞而甚憂之中書戒勅如前岱不
變既乃聚集軍兵悉以自隨聲言欲復京城日遣人
入城中召募約爲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以附賊獲
罪連名結狀出赴監司自言能內應者日以千百數
名曰聽約束曰輸軍器曰報賊情人人往來無阻其
間亦有爲賊耳目來察動靜者多出沒相雜而岱信

之不疑至是岱在朔寧郡賊詗知之潛渡大灘夜襲
之岱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亦同死
賊去京畿人權殯于朔寧郡中數日賊復出取其首
懸於鍾樓街上積五六十日而色如生京城人哀其
忠義相與率財物賂守倭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
後與尸身還葬故山岱青松人字公望子大復 朝
廷以岱故官之至縣監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
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
都其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

者欲從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
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
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
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
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
川賊豪旣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
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
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鄕兵擊永川賊破
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鄕兵千

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戰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道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　朝廷以前兵使李珏棄城逃走卽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爲兵使時賊兵充滿　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爲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　朝廷矣及

權應銖復永川晉寧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懼不測其制皆以爲神明日遂舉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炮匠李長孫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

火自內發賊最畏此物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 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
而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孟英之子有文才亦
率鄉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
其衆名曰復讎軍慶會後爲慶尙右兵使死於晉州
其在慶尙道者玄風人郭再祐高靈人前佐郎金沔
陜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垓校書正
字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再祐越

之子頗有才略累與賊戰賊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得入宜寧鼎津人以爲再祐之功汚故武將世文之子御賊于居昌牛旨峴累卻賊事聞擢爲右兵使病卒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死 朝廷嘉其志贈禮曹參議士珍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稱爲張將軍不敢入軍威界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珍窮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斷士珍一臂士珍獨以一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 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淸道者僧人靈圭前則提督官趙憲前淸州牧使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禁衛趙

雄清州人李逢靈圭勇力善闘與憲復清州後爲賊
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
在京畿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原人崔屹
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幼學金瑑
前正郎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季男士人王玉
李男最驍勇其餘各聚鄕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
以義爲名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闋
而已又有僧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
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
安州移文四方使各起兵赴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

卓上呼諸僧讀之流涕遂起僧軍西赴勤 王比至
平壤衆千餘人屯平壤城東與順安軍作爲形勢又
有宗室湖城監率百餘人赴 行在朝廷陞秩爲湖
城都正使屯順安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評事鄭
文孚訓戎僉使高敬民功最多云
以李鎰爲巡邊使 召李薲還 行在鎰初守江灘
平壤既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從安岳至海州又自
海州至江原道伊川從 世子募得兵數百聞賊入
平壤久不出而 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
坪在平壤東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

有斬獲而李賓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欲以鎰代賓元帥金命元獨主李賓與撫軍司論議不協頗有相激之端　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鎮定調輯旣而朝議皆言鎰勝賓又聞　天兵將出恐賓不勝任遂以鎰代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賓還

行在

獲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曰六日内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

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
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
曰吾牛而寄養於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
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
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賊將置傳
令案上公文則見卽扯裂賞一牛同爲間者徐漢龍
賞紬五疋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
問爲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被
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
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卽狀 啓又按名急通諸陣

之或得或逸斬馘良於城外不久　天兵至而賊不
知蓋其類駭散故耳玆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懲毖錄卷之一

懲毖錄卷之二

十二月　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柏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餘先是沈惟敬旣去倭果歛兵不動旣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飮馬鴨綠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旗器械整肅如神

余請見提督白事提督在東軒許入乃頎然丈夫也設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且曰倭但恃鳥銃耳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也余旣退提督於扇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渡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百祥樓夜半忽有唐人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 天朝已

正月六日平壤之圍

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
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
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
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
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
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
報至提督彎弓鳴弦卽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
進發翌日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
戰　天兵以大炮火箭攻之炮聲震
地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

入城中處處火起林木皆焚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刃槊下垂城堞如蝟毛 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 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為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銃丸亂發 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冰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道設伏俟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中和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

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
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闢還走載寧時永慶在
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
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蠒跛
躃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
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
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
關白姪或言婿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
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
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絶軍心洶懼必

沿海道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屯次第瓦解 天
兵鳴鼓徐行直至釜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
清安有數年之紛紛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
痛惜余狀 啓請斬金敬老盖余爲平安道體察使
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 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
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
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
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送
遞李鎰巡邊使賈以李賓代之平壤之戰 天兵從
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收

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以
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 天將之曾往來
順安與李蕡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蕡可提督
移咨言狀 朝廷使右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
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蕡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
而南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
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
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為
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進備軍糧勿致踈

誤余辭出時 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食搶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船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爲之

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閭舍殆盡而西路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 王師余連請提督速進提督遲回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幾萬餘 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

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收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帥李薲等至帳下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

本草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末又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駁而以手指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都督退兵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薲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蒿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隕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臨津陣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遠近驚懼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願少住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余

旣退而提督跨馬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副總兵查大受遊擊毋承宣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日遣人更請進兵提督謾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實無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從水路括粟及芻草於江華又船運忠淸全羅道稅糧稍稍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爲辭請提督旋師提督怒呼余及戶曹判書李誠中京畿左監司李廷馨跪庭下大聲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摧謝不已因念國事至此不覺流涕提督愍然復怒諸將曰汝等昔從我征西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

言歸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
師耶汝輩欲去則去我非滅賊不還惟當以馬革裹
尸耳諸將皆頓首謝余出門以放糧不時杖開城經
歷沈禮謙繼而糧船數十隻自江華泊後西江僅得
無事是夕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名余慰之且論軍事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
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
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
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
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是

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蘋在坡州高彥伯李時言等在蟹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爲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 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
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率兵勤　王懲李洸
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及聞
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
大出攻之軍中洶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
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敗會日
暮賊還入京城慄令軍士取賊屍磔裂肢體散掛林
木以泄其憤旣而聞賊欲更出期必報甚懼毁營柵
率軍至臨津從都元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
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爲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可

據卽令權慄與巡邊使李賓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
下防禦使高彦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
爲遊兵遮遏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等
從右路伏於 昌敬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賊
多出則避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不得出
城樵採馬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
李蘋忠清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勢
忠清道巡察使許頊在陽城令還護本道以備賊南
衝之勢移文京畿忠清慶尙官義兵使各在其處從
左右邀截賊路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

斬賊首皆懸掛於開城府南門之外提督參軍呂應
鍾見之喜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毬矣一日賊
從東門大出搜山自楊州積城至大灘無所得査大
受恐賊來襲報余曰有體探人來言賊欲得査總兵
柳體察云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體探人所言恐
無此理賊方疑大軍住近豈敢輕易渡江我等一動
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査笑曰此言甚是假令
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
數十餘人來護余雖雨甚達夜警守不暫息至聞賊
入城乃罷其後賊探知權慄在坡州欲報怨率大軍

從西路而出至廣灘去山城數里住兵不進自午至未不攻還退後不復出蓋賊知地形見慄所據險絕故耳余移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大兵當進住東坡坡州躡其尾以牽綴之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絕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擊節稱奇策發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清道義兵將李山謙陣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卒踴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北將也是役也痛抑南軍恐

其成功不許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　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
年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
中餘民聞余在東坡扶攜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
總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
育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
歎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再
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
羅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
甚即狀　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爲

監賑官取松葉爲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
以飮之人多穀以所活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
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一日夜大雨飢民在
余左右哀吟呻嘫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
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告急
于余曰欲糴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爲春耕種
子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瓚爲體
察副使在湖西余卽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
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
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

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沈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藎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 王子及長溪君黃廷彧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千鎰送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而卻賊則未必不更還開城庶幾了事以其書示查大受查卽使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敬來金命元見惟敬曰賊忿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敗何預我也遂

入在賊中所言雖不聞大槩責還　王子陪臣還軍
釜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提督遂還開城余呈文
提督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示曰此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無聽用意又使遊擊將軍周弘謨
往賊營余與金元帥適在權慄陣中遇於坡州弘謨
使余等入參旗牌余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爲參拜
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承受弘謨强之三
四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于提督言狀提督
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雖㺚子見輒拜之何爲不拜
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急報於余曰朝

曰不可不來謝明日余與金元帥往開城詣門通名
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
時小雨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出門覘視
而入者再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前行禮仍
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爲可敬但旗牌傷
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拜罪
無所逃提督有慚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郎
令不關吾事因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臣不
參旗牌我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爲呈文略辨事
情來脫侍郎有問我以此解之不問則置之余二人

拜辭而退依所言呈文自是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
續一日余與元帥往候提督還東坡到天壽亭前遇
查將家丁李慶自東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
賢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體察使安在余應
之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捶余
馬曰走走余不知何事只得回馬向開城而走其人
從馬後鞭之不已從者皆落後獨軍官金霽從事辛
慶晉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土城隅又有一騎自
城內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三騎揖余曰可
去矣余恍然不測而回翌日因李德馨通示始知之

提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體察不欲講和
惑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營提督遽發怒欲拿
余捆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奮臂或坐或
起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
有船往來無阻提督卽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
痛打數百氣絶曳出悔其怒余謂人曰若體察使來
到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
平心故纔聞人言不復省察暴怒如此人皆爲余危
之後數日提督又使遊擊戚金錢世禎二人以旗牌
至東坡招余及金元帥李觀察廷馨同坐因從容言

賊請出 王子陪臣退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紿賊出城然後行計追勦乃提督使之來探余意肯否也余猶執前議往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爾 國王何以棄城逃避耶余徐曰遷國圖存亦或一道是時戚金但數數視余與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等遂回四月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東坡宿于查總兵幕蓋賊已約退兵故將入京城也余詣提督下處候問提督不見謂譯者曰體察使不快於予亦來問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 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

注

主宅後稱南別宮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
[illegible]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
[illegible]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
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
一帶賊所止舍處稍存　宗廟三闕及鍾樓各司館
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
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　宗廟痛哭次至提
督下處見伺候諸臣號慟良久明朝更詣提督門下
問起居且言賊兵纔退去此應不遠願發軍急追提
督曰吾意固然所以不急追者以漢江無船故耳余

曰如老爺欲追賊畀職當先出江而整備舟艦提督曰甚善余出漢江先是余行文京畿右監司成泳水使李蘋令賊去急收江中大小船毋失俱會漢江是時船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報提督船已辦食頃管將李如柏率萬餘兵出江上軍士半渡日已向暮如柏忽稱足疾乃曰當還城中醫疾可進乘轎而回已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何蓋提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紿應而已二十三日余遂病臥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令

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己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緩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沿途者皆左右屛跡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堀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 天朝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八莒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

民力益困提督又使沈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郎古耶見關白六月賊始還兩 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彧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始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 朝廷聞賊南下連 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

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祐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薲從事成好善輩不曉事者督責諸將逗遛與權慄謀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之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炮響人人洶懼爭出城墮弔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薲崔遠等先向全

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
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待差使員久在
尙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纔二日矣州城本四面
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
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
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
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
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
進守東城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
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東剌投石

極力禦之賊幾卻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
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矗石樓
與崔慶會攜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
自有倭變以來入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 朝廷以
千鎰死義 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慄敢
戰不畏賊代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綎聞晋陷自八莒
馳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賊亦旣
破晋州還釜山聲言待 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 車駕還都十二月 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
來

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 天朝疑降表非出於關酋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纔至而晉州見陷納欵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時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顚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亾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莒移南原又自南原還都城留十餘日遂廵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略曰倭奴無

端侵爾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曾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　王子陪臣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　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務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絶封貢於倭奴

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計耶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忍恥含垢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况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臥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纚纚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决　聖意愈難之時

以病在告 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
情 奏聞以聽 中朝處置屢 咨乃 允於是陳奏
使許頊去時顧經略又以入言辭去新經略孫鑛來
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
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
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爲誓請遵約束遂令沈惟敬
更帶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方亨爲上
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宗誠等留我都城
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
倭渡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

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顧
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
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卽盡撤更請上使入多疑之
兵部尙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
兵屢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
九月宗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卽來見又言將往復
關白定奪然後迎　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
回猶不明言撤兵事沈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
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
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旣去久

無回報李宗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紈袴子弟性頗怯懦或言於宗誠曰倭酋實無受封意將誘致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盡棄倭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倭營撫戢群倭宜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宗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去既而沈惟敬行長始回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釜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發 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偕不得已以武

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慎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慎隨行

天使楊方亨沈惟敬回自日本先是方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 王子朝鮮當使 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慢我也黃慎等不得傳 命幷促楊方亨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 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淸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聲言要 王子

來謝始解兵蓋關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　中朝但
許封不許貢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
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　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
國卽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
天兵再出矣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
得甚歡旣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
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
固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論分歧各有所主薦
舜臣初爲余余不悅余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

相李元翼明其不然且曰舜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
地初不即進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
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慇懃方清正欲
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
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
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愼毋失也應瑞上其事
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踊躍以爲機會難失
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遷延者累
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
截佯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鞫

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 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旣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寃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淸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 命大臣議罪獨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卽往權慄帳

下從軍人聞而悲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綎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堞浚濠濠內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裵楔走免初元均旣至閑山

盡變舜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爲舜臣所任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己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褊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冦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給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

以李舜臣以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絶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前舟中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卻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

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柒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飲酒醉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棄舟登岸欲走而體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裵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柒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楔私約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

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耻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墮其計中哀哉

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䞭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賊築公山金烏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烏用民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

向金羅雜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人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祐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絶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監郭𧺝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𧺝與子履祥履享皆死𧺝女嫁柳文虎文虎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

草間兎則當明白兎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
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兎亦榮遂與趙同被害
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
震駭 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
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 啓曰此元
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 從之時權慄
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
軍官一人自慶尙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
島欲收兵禦賊
倭兵陷南原府 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

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旣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牆多穿炮穴城門安大炮數三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閑山旣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總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

餘到城下放鳥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
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炮應之倭大陣
在遠出遊兵交戰踈行送出敵炮發不能中而守城
卒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呼城上人求與語
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
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炮迭攻如前日
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
牆土壁猶在賊來依牆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
十五日望見倭衆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
束無數積牆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

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晚守堞軍往往交頭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逍色夜一更聞倭陣中囂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面衆炮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不敢外窺經一二時囂聲止草束已平濠又推積羊馬牆內外須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矣春義初撥守南門外羊馬牆慌忙入城城上已無人但見城內處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門堅閉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塡塞旣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

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
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
身免或云倭知為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與同伴一
人出門一人遇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
兵乃逸云蓋楊乃遼將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
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孝義之言使後之
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瓦解不可
為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示
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
多時舜臣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

碧波亭

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
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時號善水
戰率其船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
臣以十二船載大炮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聲
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
糧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
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
臣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
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為
難而以通行無禁為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

輸銅鐵鑄大炮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
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旣而 天
朝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
性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
上餞送于靑坡野余見璘軍人敺辱守令無忌以繩
繫察訪李尙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
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與璘同
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奪將權縱暴衆士逆之則增
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歎而已
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人大畋漁得鹿豕海物甚盛

備酒醪而待之璘船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旣至大
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
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
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璘益喜過望自是凡事
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幷轎不敢先行舜臣遂約
東唐軍總己軍無間有奪民一縷者皆拿致捆打無
敢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於　上言統制使有經
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蓋心服也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
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

奔潰九月初九日 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
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黃海京畿軍數
千繼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京畿界還退清正
尋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
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中
樞進言曰 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
事其最可憂者乃無醬也若不預辦何以繼用聞者
傳笑曰辛不合醬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
入當自息惟當奉 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
上京 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 車駕不合遽還都

城當留駐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旣而聞賊退慄又下
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性㤉不可為元帥 不聽
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
攻蔚山賊營時賊將淸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
絶處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靡
不能支 天兵奪賊外柵賊奔入內城 天兵貪擄
獲之利不卽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
城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
經理提督望見賊壘甚靜暇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
墻環四面為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

銃丸亂發如雨每日交鋒 天兵與我軍炮城下成積賊船從西生浦來援列泊水中如鳧鴈島山無水賊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聲氣諸將言城內糧絶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皸瘃已而賊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爲所乘遽旋師正月 天將悉回京師謀再舉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門參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楊鎬欺罔僨事二十餘罪鎬遂罷去 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

卽遣左議政李元翼賫伸救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
去 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未至
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
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所
敗死者尤多
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
大敗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
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
天芮橋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旣而復
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

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胷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子莞素有膽量祕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爲賊所圍莞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入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亾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悉退我

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親柩行所至
人民處處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棄我何
之道路擁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流涕 贈議
政府右議政那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奬忠魂事竟
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爲祠號曰愍忠以時致祭
商賈漁船往來過其下者人人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曰邊官至判府事有直
名曾祖曰琚事 成宗兼山在東宮琚爲講官以嚴
見憚嘗爲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憚之有虎掌令之稱
祖百祿以門蔭仕父貞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

羣兒戲削木爲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老或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舉發身李氏世業儒至舜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鍊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舜臣爲妾舜臣不肯人問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迹權門媒進耶兵曹正郎徐益有所親在訓鍊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中掌務官執不可益牌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

抗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往往知舜臣焉方在獄時事不可測有獄吏密語舜臣兄子芬有賄則可免舜臣聞之怒芬曰死則死耳安可違道求生其有操執如此舜臣爲人寡言笑容貌雅飭如修謹之士而中有膽氣忘身徇國乃其素所蓄積也兄羲臣堯臣皆先死舜臣撫其遺孤如己子凡嫁娶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有才無命百不一施而死嗚呼惜哉

統制在軍晝夜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梁與賊相持諸船已下碇夜月色明甚統制帶甲枕鼓而臥忽起

坐呼左右取燒酒來飮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來襲警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令諸船皆舉碇又傳令斥候船候卒方熟睡喚起待變久之斥候奔告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無數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大炮吶喊諸船皆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爲神

